

李卓吾先生批点
西游记
下卷

吴承恩 原著
李卓吾 评点



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卓吾先生批点

吴承恩 原著
李卓吾 评点

西游记

下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 (明) 吴承恩原著; 李卓吾
评点.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8
ISBN 7-80696-340-5

I. 李... II. ①吴... ②李... III. 章回小说—中国
—明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882 号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

原 著 吴承恩

评 点 李卓吾

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印 刷: 北京国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46.75

字 数: 116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96-340-5

定 价: 126.00 元 (全二卷)

目 录

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1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10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17
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25
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32
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39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46
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53
附 录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62
第九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68
第十回	二将军宫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76
第十一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瑄正空门	83
第十二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象化金蝉	89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96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104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113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120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129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139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147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155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162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169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175
第二十四回	回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182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189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196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205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213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221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228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235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243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250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挪骗宝贝	259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267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	274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281
第三十八回	回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288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295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304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312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321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	329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着眼〕	338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347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353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361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369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377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错心动遇魔头	385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392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398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405
第五十四回	法往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413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419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426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誊文	433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440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446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色蕉扇	452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方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460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467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475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482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489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495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501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508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514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520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妖怪 观音现象伏妖王	528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536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544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554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562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569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578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585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592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598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604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610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618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624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632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640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	647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令 心猿木母授门人	653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660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666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672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678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684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690

第九十五回 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696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702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708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716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划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725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732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话说陈家庄众信人等，将猪羊牲醴与行者、八戒，喧嚷嚷嚷，直抬至灵感庙里排下，将童男女设在上首。行者回头，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正面一个金字牌位，上写“灵感大王之神”，更无别的神像。众信摆列停当，一齐朝上叩头道：“大王爷爷，今年、今月、今日、今时，陈家庄祭主陈澄等众信，年甲不齐，谨遵年例，供献童男一名陈关保、童女一名陈一秤金，猪羊牲醴如数，奉上大王享用。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祝罢，烧了纸马，各回本宅不题。

那八戒见人散了，对行者道：“我们家去罢。”行者道：“你家在那里？”**好提醒。**八戒道：“往老陈家睡觉去。”行者道：“呆子又乱谈了。既允了他，须与他了这愿心才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呆子，反说我是呆子！哄他要耍便罢，怎么就与他祭赛，当起真来！”行者道：“莫胡说。为人彻。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个全始全终；不然又教他降灾貽害。反为不美。”正说间，只听得呼呼风响。八戒道：“不好了！风响是那话儿来了！”行者只叫：“莫言语，等我答应。”顷刻间，庙门外来了一个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样：

金甲金盔灿烂新，腰缠宝带绕红云。
眼如晚出明星皎，牙似重排锯齿分。
足下烟霞飘荡荡，身边雾霭暖熏熏。
行时阵阵阴风冷，立处层层煞气温。
却似卷帘扶驾将，犹如镇寺大门神。

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问，庄头是陈澄、陈清家。”那怪闻答，心中疑似道：“这童男胆大，言谈伶俐，常来供养受用的，问一声不言语，再问声，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么今日这童男善能应对……”怪物不敢来拿，又问：“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陈关保，童女一秤金。”怪物道：“这祭赛乃上年旧规，如今供献我，当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请自在受用。”怪物听说，又不敢动手，拦住门喝道：“你莫顶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倒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还照旧罢，不要吃坏例子。”**趣。**

那怪不容分说，放开手，就捉八戒。呆子扑的跳下来，现了本相，掣钉钯劈手一筑，那怪物缩了手，往前就走，只听得当的一声响。八戒道：“筑破甲了！”行者也现本相看处，原来是冰盘大小两个鱼鳞。**好一对童男女，快请大王受用。**喝声：“赶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来赴会，不





曾带兵器，空手在云端里问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坏了我的名声！”行者道：“这泼物原来不知。我等乃东土大唐圣僧奉钦差西天取经之徒弟。昨因夜寓陈家，闻有邪魔，假号灵感，年年要童男女祭赛，是我等慈悲，拯救生灵，捉你这泼物！趁早实实供来！一年吃两个童男女，你在这里称了几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个个算还我，饶你死罪！”那怪闻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钉钯，未曾打着。他化一阵狂风，钻入通天河内。行者道：“不消赶他了。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设法拿他，送我师父过河。”八戒依言，径回庙里，把那猪羊祭醮，连桌面一齐搬到陈家。此时唐长老、沙和尚，共陈家兄弟，正在厅中候信。忽见他二人将猪羊等物都丢在天井里。三藏迎来说道：“悟空，祭赛之事何如？”行者将那称名赶怪钻入河中之事，说了一遍。二老十分欢喜，即命打扫厢房，安排床铺，请他师徒就寝不题。

却说那怪得命，回归水内，坐在宫中，默默无言。水中大小眷族问道：“大王每年享祭，回来欢喜，怎么今日烦恼？”那怪道：“常年享毕，还带些余物与汝等受用，今日连我也不曾吃得。造化低，撞着一个对头，几乎伤了性命。”众水族问：“大王，是那个？”那怪道：“是一个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假变男女，坐在庙里。我被他现出本相，险些儿伤了性命。一向闻得人讲：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块肉延寿长生。不期他手下有这般徒弟，我被他坏了名声，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够。”那水族中，闪上一个斑衣鳊婆，对怪物跼跼拜拜，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难处？但不知捉住他，可赏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真有谋，合同用力，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共席享之。”鳊婆拜谢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风唤雨之神通，搅海翻江之势力，不知可会降雪？”此婆亦通。那怪道：“会降。”又道：“既会降雪，不知可会作冷结冰？”那怪道：“更会！”鳊婆鼓掌笑道：“如此，极易！极易！”那怪道：“你且将极易之功，讲来我听。”鳊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气，大王不必迟疑，趁早作法，起一阵寒风，下一阵大雪，把通天河尽皆冻结。着我等善变化者，变做几个人形，在于路口，背包持伞，担担推车，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经之心甚急，看见如此人行，断然踏冰而渡。大王稳坐河心，待他脚踪响处，迸裂寒冰，连他那徒弟们一齐坠落水中，一鼓可得也！”那怪闻言，满心欢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长空兴风作雪，结冷凝冻成冰。人但知冷处害人，不知热处害人更甚。不题。

却说唐长老师徒四人，歇在陈家。将近天晓，师徒们衾寒枕冷。八戒咳嗽打战睡不得，叫道：“师兄，冷啊！”行者道：“你这呆子，忒不长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么怕冷？”着眼。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重衾无暖气，袖手似揣冰。此时败叶垂霜蕊，苍松挂冻铃。地裂因寒甚，池平为水凝。渔舟不见叟，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孙喜炭增。征人须似铁，诗客笔如菱。皮袄犹嫌薄，貂裘尚恨轻。蒲团僵老衲，纸帐旅魂惊。绣被重茵褥，浑身战抖铃。”不通之极，可笑。

师徒们都睡不得，爬起来穿了衣服。开门看处，呀！外面白茫茫的，原来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们害冷哩。却是这般大雪！”四人眼同观看，好雪！但见那：

彤云密布，惨雾重浸。彤云密布，朔风凛凛号空；怪雾重浸，大雪纷纷盖地。

真个是：

六出花，片片飞琼；千林树，株株带玉。须臾积粉，顷刻成盐。白鹦歌失素，皓鹤羽毛同。平添吴楚千江水，压倒东南几树梅。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果然如败鳞残甲满天飞。那里得东郭履，袁安卧，孙康映读；更不见子猷舟，王恭币，苏武餐毡。但只是几家村舍如银砌，万里江山似玉团。好雪！柳絮漫桥，梨花盖舍。柳絮漫桥，桥边渔叟挂蓑衣；梨花盖舍，舍下野翁煨骨。客子难沽酒，苍头苦觅梅。洒洒潇潇裁蝶翅，飘飘荡荡剪鹅衣。团团滚滚随风势，迭迭层层道路

迷。阵阵寒威穿小幕，飕飕冷气透幽帏。丰年祥瑞从天降，堪贺人间好事宜。

那场雪，纷纷洒洒，果如剪玉飞绵。师徒们叹玩多时，只见陈家老者，着两个僮仆，扫开道路，又两个送出热汤洗面。须臾，又送滚茶乳饼，又抬出炭火；俱到厢房，师徒们叙坐。长老问道：“老施主，贵处时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陈老笑道：“此间虽是僻地，但只风俗人物，与上国不同，至于诸凡谷苗牲畜，都是同天共日，岂有不分四时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时，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这般寒冷？”陈老道：“此时虽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节了。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东土不同。我那里交冬节方有之。”

正话间，又见僮仆来安桌子，请吃粥。粥罢之后，雪比早间又大，须臾，平地有二尺来深。三藏心焦垂泪。陈老道：“老爷放心，莫见雪深忧虑。我舍下颇有几石粮食，供养得老爷们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我当年蒙圣恩赐了旨意，摆大驾亲送出关，唐王御手擎杯奉饯，问道：‘几时可回？’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顺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经回国。’自别后，今已七八个年头，还未见佛面，恐违了钦限，又怕的是妖魔凶狠，所以焦虑。今日有缘得寓潭府，昨夜愚徒们略施小惠报答，实指望求一船只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几时才得功成回故土也！”功不成便不得回故土，此意可思，着眼，着眼。陈老道：“老爷放心，正是多的日子过了，那里在这几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倾家费产，必处置送老爷过河。”只见一僮又请进早斋。到厅上吃毕。叙不多时，又午斋相继而进。三藏见品物丰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见留，只可以家常相待。”陈老道：“老爷，感蒙替祭救命之恩，虽逐日设筵奉款，也难酬难谢。”此后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陈老见三藏不快，又打扫花园，大盆架火，请去雪洞里闲耍散闷。八戒笑道：“那老儿忒没算计！春二三月好赏花园；这等大雪，又冷，赏玩何物！”行者道：“呆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静。一则游赏，二来与师父宽怀。”陈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请到园，但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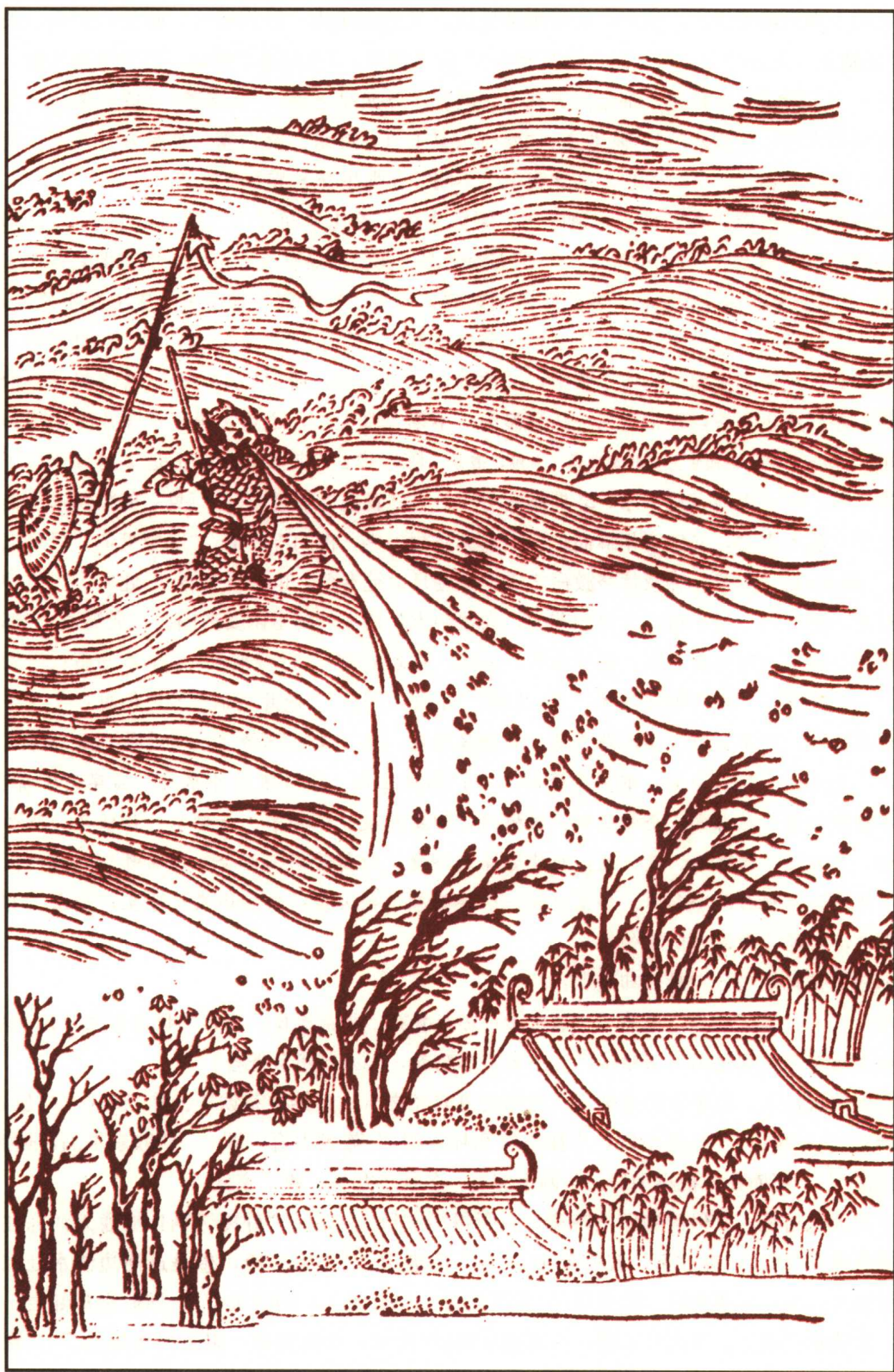
景值三秋，风光如腊。苍松结玉蕊，衰柳挂银花。阶下玉苔堆粉屑，窗前翠竹吐琼芽。巧石山头，养鱼池内。巧石山头，削削尖峰排玉笋；养鱼池内，清清活水作冰盘。临岸芙蓉娇色浅，傍崖木槿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压倒；腊梅树，聊发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亭尽鹅毛堆积；放怀处、款客处、遣兴处，处处皆蝶翅铺漫。两篱黄菊玉销金，几树丹枫红间白。无数闲庭冷难到，且观雪洞冷如冰。那里边放一个兽面象足铜火盆，热烘烘炭火才生；那上下有几张虎皮搭苫漆交椅，软温温纸窗铺设。

那壁上挂几轴名公古画，却是那：

七贤过关，寒江独钓，迭嶂层峦团雪景；苏武餐毡，折梅逢使，琼林玉树写寒文。说不尽那：家近水亭鱼易买，雪迷山径酒难沽。真个可堪容膝处，算来何用访蓬壶？

众人观玩良久，就于雪洞里坐下，对邻叟道取经之事。又捧香茶饮毕。陈老问：“列位老爷，可饮酒么？”三藏道：“贫僧不饮，小徒略饮几杯素酒。”陈老大喜，即命：“取素果品，炖暖酒，与列位汤寒。”那僮仆即抬桌围炉，与两个邻叟，各饮了几杯，收了家伙。

不觉天色将晚，又仍请到厅上晚斋，只听得街上行人都说：“好冷天啊！把通天河冻住了！”三藏闻言道：“悟空，冻住河，我们怎生是好？”陈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边浅水处冻结。”三藏听说有人走，就要去看。陈老道：“老爷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别却邻叟，又晚斋毕，依然歇在厢房。及次日天晓，八戒起来道：“师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冻住也。”三藏迎着门，朝天礼拜道：“众位护教大神，弟子一向西来，虔心拜佛，苦历山川，更无一声报怨；今至于此，感得皇天佑助，结冻河水，弟子空心权谢，待得经回，奏上唐皇，竭诚酬答。”礼拜毕，遂教悟净备马，趁冰过河。陈老又道：“莫忙，待几日雪融冰解，老拙这里办船相送。”沙僧道：“就行



李卓吾先生

批点
西游记

LI ZHUO WU XIAN SHENG PI DIAN XI YOU JI

魔弄寒風
聖僧拜
唐僧張
冰



也不是话，再住也不是话。口说无凭，耳闻不如眼见。我备了马，且请师父亲去看看。”陈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们，快去备我们六匹马来！且莫备唐僧老爷马。”就有六个小价跟随，一行人径往河边来看，真个是：

雪积如山耸，云收破晓晴。寒凝楚塞千峰瘦，冰结江湖一片平。朔风凛凛，滑冻棱棱。池鱼偃密藻，野鸟恋枯槎。塞外征夫俱坠指，江头梢子乱敲牙。裂蛇腹，断鸟足，果然冰山千百尺。万壑冷浮银，一川寒浸玉。东方自信出僵蚕，北地果然有鼠窟。王祥卧，光武渡，一夜溪桥连底固。曲沼结棱层，深渊重迭沍。通天阔水更无波，皎洁冰漫如陆路。

三藏与一行人到了河边，勒马观看。真个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问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陈老道：“河那边乃西梁女国。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世情如此，真是可怜。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数人一船，飘洋而过。见如今河道冻住，故舍命而步行也。”三藏道：



“世间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马匹，趁此层冰，早奔西方去也。”行者笑吟吟答应。沙僧道：“师父，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托赖陈府上，且再住几日，待天晴化冻，办船而过。忙中恐有错也。”三藏道：“悟净，怎么这等愚见！若是正二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冻解。此时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如何可便望解冻。却不又误了半载行程？”八戒跳下马来：“你们且休讲闲口，等老猪试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呆子，前夜试水，能去抛石，如今冰冻重漫，怎生试得？”八戒道：“师兄不知。等我举钉钯筑他一下。假若筑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筑不动，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正是，说得有理。”那呆子撩衣拽步，走上河边，双手举钯，尽力一筑，只听扑的一声，筑了九个白迹，手也振得生疼。如画。呆子笑道：“去得！去得！连底都钯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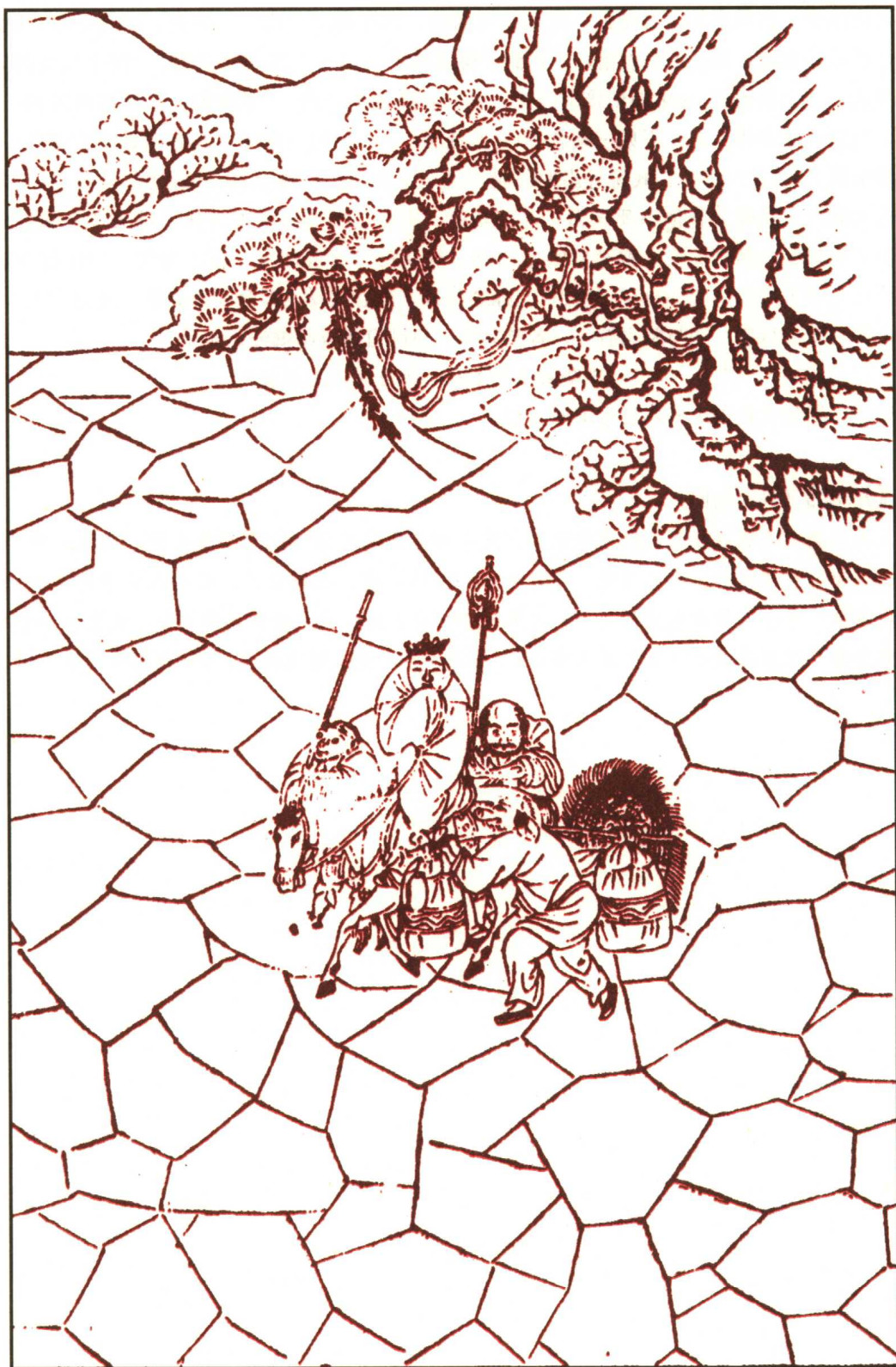
三藏闻言，十分欢喜，与众同回陈家，只教收拾走路。那两个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干粮烘炒，做些烧饼馍馍相送。一家子磕头礼拜，又捧出一盘子散碎金银，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爷活子之恩，聊表途中一饭之敬。”三藏摆手摇头，只是不受道：“贫僧出家人，财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斋度日为正事，收了干粮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儿捻了一小块，约有四五钱重，递与唐僧道：“师父，也只当些衬钱，莫教空负二老之意。”

遂此相向而别。径至河边冰上，那马蹄滑了一滑，险些儿把三藏跌下马来。就似真的一般，奇矣。沙僧道：“师父，难行！”八戒道：“且住！问陈老官讨个稻草来我用。”行者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那里得知，要稻草包着马蹄方才不滑，免教跌下师父来也。”陈老在岸上听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却请唐僧上岸下马。八戒将草包裹马足，然后踏冰而行。

别陈老离河边，行有三四里远近，八戒把九环锡杖递与唐僧道：“师父，你横此在马上。”行者道：“这呆子奸诈！锡杖原是你挑的，如何又叫师父拿着？”八戒道：“你不曾走过冰凌，不晓得；凡是冰冻之上，必有凌眼；倘或着凌眼，脱将下去，若没横担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个大锅盖盖住，如何钻得上来！须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这呆子倒是个积年走冰的！”果然都依了他。长老横担着锡杖，行者横担着铁棒，沙僧横担着降妖宝杖，八戒肩挑着行李，腰横着钉钯，师徒们放心前进。这一走直行到天晚。吃了些干粮，却又不肯久停，对着星月光华，映的冰冻上亮灼灼、白茫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马不停蹄。师徒们莫能合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吃些干粮，望西又进。正行时，只听得冰底下扑喇喇一声响亮，险些儿唬倒了白马。三藏大惊道：“徒弟呀！怎么这般响亮？”八戒道：“这河忒也冻得结实，地凌响了。或者这半中间连底通钯住了也。”三藏闻言，又惊又喜，策马前进，趲行不题。

却说那妖邪自从回归水府，引众精在于冰下。等候多时，只听得马蹄响处，他在底下弄个神通，滑喇的迸开冰冻。慌得孙大圣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马落于水内，三人尽皆脱下。那妖邪将三藏捉住，引群精径回水府。厉声高叫：“鲛妹何在？”老鲛婆迎门施礼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贤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原说听从汝计，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今日果成妙计，捉了唐僧，就好昧了前言？”教：“小的们，抬过案桌，磨快刀来，把这和尚剖腹剜心，剥皮刮肉；一壁厢响动乐器，与贤妹共而食之，延寿长生也。”鲛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们寻来吵闹。且宁耐两日，让那厮不来寻，然后剖开，请大王上坐，众眷族环列，吹弹歌舞，奉上大王，从容自在享用却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藏于宫后，使一个六尺长的石匣，盖在中间不题。

却说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只见行者在半空中看见，问道：“师父何在？”八戒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区处。”原来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白马本是西海龙孙。故此能知水性。大圣在空中指引。须臾，回转东崖，晒刷了马匹，准掠了衣裳，大圣云头按落，一同到于陈家庄上。早有人报与二老道：“四个取经的老爷，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兄弟即忙接出门外，果见衣裳还湿，道：“老爷们，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这样方休。怎么不见三藏老爷？”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陈到底’也。”二老垂泪道：“可怜！可怜！我说等雪融备船相送，坚执不从，致令丧了性命？”行者道：“老儿，莫替古人耽忧。我师父管他不死长命。老孙知道，决然是那灵感大王弄法算计去了。你且放心，与我们浆浆衣服，晒晒关文，取草料喂着白马。等我弟兄寻着那厮，救出师父，索性剪草除根，替你一庄人除了后患，庶几永得安生也。”陈老闻言，满心欢喜，即命安排斋供。兄弟三人，饱餐一顿。将马匹、行囊、交与陈家看守。各整兵器，径赴道边寻师擒怪。正是：

误踏层冰伤本性，大丹脱漏怎周全？

毕竟不知怎么救得唐僧，且听下回分解。

【总批】（併前七回）

人见妖魔要吃童男童女，便以为怪事。殊不知世上有父母自吃童男童女的，甚至有童男自吃童男、童女自吃童女的，比比而是，亦常事耳，何怪之有？或问何故？曰：以童男付之庸师，童女付之淫媒，此非父母自吃童男女乎？为男者自甘为凶人，为女者自甘为妒妇，丧失其赤子之心，此非童男女自吃童男女乎？或鼓掌大笑曰：“原来今日却是妖魔世界也。”余亦笑而不言。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沙僧辞陈老来至河边，道：“兄弟，你两个议定，那一个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两个手段不见怎的，还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瞞贤弟说，若是山里妖精，全不用你们费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须要捻着避水诀，或者变化甚么鱼蟹之形，才去得；若是那般捻诀，却轮不得铁棒，使不得神通。我久知你两个乃惯水之人，所以要你两个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虽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变做甚么模样；或是我驮着你，分开水道，寻着妖怪的巢穴，你先进去打听打听。若是师父不曾伤损，还在那里，我们好努力征讨；假若不是这怪弄法，或者淹杀师父，或者被妖吃了，我等不须苦求，早早的别寻道路何如？”行者道：“贤弟说得有理。你们那个驮我？”八戒暗喜道：“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来不会水，等老猪驮也，也捉弄他捉弄！”呆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驮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将计就计道：“是，也好，你比悟净还有些膂力。”八戒就背着他。沙僧剖开水路，弟兄们同入通天河内。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那呆子要捉弄行者，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变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八戒正行，忽然打个踵，得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掼，扑的跌了一跤。原来那个假身本是毫毛变的，却就飘起来，无影无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么说？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里，便也罢了，却把大哥不知跌了那里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沙僧道：“不好，还得他来，他虽不知水性，他比我们乖巧。若无他来，我不与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里，忍不住高叫道：“悟净！老孙在这里也。”沙僧听得，笑道：“罢了！这呆子是死了！你怎么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却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里磕头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了师父，上岸陪礼。你在那里做声？就影杀我也！你请现原身出来。我驮着你，再不敢冲撞你了。”行者道：“是你还驮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诵着陪礼，爬起来与沙僧又进。

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上有“水鼃之第”四个大字。沙僧道：“这厢想是妖精住处，我两个不知虚实，怎么上门索战。”行者道：“悟净，那门里外可有水么？”沙僧道：“无水。”行者道：“既无水，你再藏隐在左右，待老孙去打听打听。”好大圣，爬离了八戒耳朵里，却又摇身一变，变做个长脚虾婆，两三跳跳到门里。睁眼看时，只见那怪坐在上面，众水族摆列两边，有个斑衣鳊婆坐于侧手，都商议要吃唐僧。行者留心，两边寻找不见，忽看见一个大肚虾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婆走将来，径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姆姆，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唐僧却在那里？”虾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昨日拿在宫后石匣中间，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吵闹，就奏乐享用也。”行者闻言，演了一会，径直寻到宫后，看果有一个石匣，却像人家槽房里的猪槽，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样，量量足有六尺长短；却伏在上面，听了一会，只听得三藏在里面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语，侧耳再听，那师父挫得牙响，恨了一声道：

“自恨江流命有怨，生时多少水灾缠。

出娘胎腹淘波浪，拜佛西天堕渺渊。

前遇黑河身有难，今逢冰解命归泉。

不知徒弟能来否，可得真经返故园？”

行者忍不住叫道：“师父莫恨水灾。经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无土不生，无水不长。’着眼。老孙来了！”三藏闻言道：“徒弟啊，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们擒住妖精，管教你脱难。”三藏道：“快些儿下手！再停一日，足足闷杀我也！”行者道：“没事！没事！我去也！”急回头，跳将出去，到门外现了原身，叫：“八戒！”那呆子与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骗了师父。师父未曾伤损，被怪物盖在石匣之下。你两个快早挑战，让老孙先出水面。偿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做个佯输，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们鉴貌辨色。”这行者捻着避水诀，钻出波中，停立岸边等候不题。

你看那猪八戒行凶，闯至门前，厉声高叫：“泼怪物！送我师父出来！”慌得那门里小妖，急报：“大王，门外有人要师父哩！”妖邪道：“这定是那泼和尚来了。”教：“快取披挂兵器来！”众小妖连忙取出。妖邪结束了，执兵器在手，即命开门，走将出来。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见妖邪怎生披挂。好怪物！你看他：

头戴金盔晃且辉，身披金甲掣虹霓。

腰围宝带团珠翠，足踏烟黄靴样奇。

鼻准高隆峤如耸，天庭广阔若龙仪。

眼光闪烁圆还暴，牙齿钢锋尖又齐。

短发蓬松飘火焰，长须潇洒挺金锥。

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铜锤。

一声咿哑门开处，响似三春惊蛰雷。

这等形容人世少，敢称灵显大王威。

妖邪出得门来，随后有百十个小妖，一个个轮枪舞剑，摆开两哨，对八戒道：“你是那寺里和尚？为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这打不死的泼物！你前夜与我顶嘴，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你弄玄虚，假做甚么灵感大王，专在陈家庄要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你不认得我么？”那妖邪道：“你这和尚，甚没道理！你变做一秤金，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我倒不曾吃你，反被你伤了我后背。已此让了你，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八戒道：“你既让我，却怎么又弄冷风，下大雪，冻结坚冰，害我师父？快早送我师父出来，万事皆休！牙迸半个‘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钯！决不饶你！”妖邪闻言，微微冷笑道：“这和尚卖此长舌，胡夸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冻河，摄你师父。你今嚷上门来，思量取讨，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时节，我因赴会，不曾带得兵器，误中你伤。你如今且休要走，我与你交敌三合。三合敌得我过，还你师父；敌不过，连你一发吃了。”八戒道：“好乖儿子！正是这等说！仔细看钯！”妖邪道：“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八戒道：“我的儿，你真个有些